
慎言

愼言卷之六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淳校

## 潛心篇凡四十三章

潛心積慮以求精微隨事體察以驗會通優游涵養以致自得苦急則不相契而入曠蕩則過高而無實學者之大病

無事而主敬涵養於靜也有內外交致之力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以一其外沖淡虛明無非僻紛擾之思以一其內由之不愧於屋

漏矣此學道入門第一義也

持其志者存其心而不放也無暴其氣者視聽言動以禮而不任情也心存則所發者自不肆氣不暴則所守者愈固此內外一致之道故曰交相養

人心當思時則思不思時則沖靜而閒淡故心氣可以完養或曰心不能使之不思曰涵養主一之功未深固爾茍未深固則淆亂而不清豈獨思擾於晝而夢亦紛擾於夜矣深固則淵靜而貞定無事乎絕聖棄智而思慮可

以從[illegible]欲[illegible]學[illegible]
無忿懥好樂憂患恐懼此不偏之中聖人養心
之學也未能[illegible]此則本流故當致中喜怒哀
樂各當其節是謂不戾之和聖人順應之學
也未能至此則道離故當致和
格物者正物也物各得其當然之實則正矣物
物而能正之知豈有不至乎知至則見理真
切心無苟且妄動之患意豈有不誠乎意誠
則心之存主皆善而無惡邪僻偏倚之病已
矣心豈有不正乎學造於心正道之大本立

矣而家而國而天下以此推之可也

言以示道心之華也貌以表心道之輿也故動容出辭不背理者心之不忘德之有將爾然性純則安

遵而不改者賊其心不肖之常也

入心有物則以所物爲主應者非其物則不相得矣不戾於道者幾希故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如內外之兩忘無欲其湛然虛靜也已

戒妄言遠戾色屏游思脫漫習

或問養氣助長之害如之何曰義集生氣則心

無愧怍無往而不可行義未至而徒處其氣
焉危行不足以明道激論不足以成德外阻
撓而中消悔者多矣不幾於害氣乎哉
自得之學可以終身用之記聞而有得者衰則
忘之矣不出於心悟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
深造實養以致其自得焉
廣識未必皆當而思之自得者眞泛講未必胸
合而習之純熟者妙是故君子之學博於外
而尤貴精於內討諸理而尤貴達於事
心理貴涵蓄久之可以會通冥契何也心之神

斂而存蕩而亡者也有所得而固存之日見其充積也有所聞而固畜之日見其暢達也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由於不言道聽塗説謂之棄德

幽獨之地心能澹然不繫於物可以寡欲而養神也窮理致思非物事之應也能致如應之誠可以體物而養心也物交於前順理而應無意無必不怵利事也可以養性矣物交之後有得有矣安於所值而喜愠不蒙焉不惟明道也可以養德矣

人心如匱虛則容實則否道義者心之天理也知之必踐之以爲寶而匱之戾乎道義者心之私欲也知之且禁之以爲砂礫而棄之匱之未盈猶足容也故私欲之感或可以乘隙而入至於天理充滿無少虧欠匱盈而無隙可乘矣夫安能容欲學者當蓄德以實其心

或問聞道曰非言語也得道曰非見聞也達於事而會於心斯謂之聞養於中而暢於外斯謂之得

淳厚者學道之基也輕躁者其天機必淺學也

安望其至道故變其質而後可以言學
學之大要有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存乎
性義焉動靜云爲起居食息存乎禮則焉進
退取舍死生禍福存乎義命焉學成而道全
矣聖人盡性弘道亦不過此
目可以施其明何物不視乎耳可以施其聰何
物不聽乎心體虛明廣大何所不能知而度
之乎故事物之不聞見者耳目未嘗施其聰
明也事理之有未知者心未嘗致思而度之
也故知之精由於思行之察亦由於思

義所當爲勇以爲之擇善固執之義也以爲衆所不爲而止流也流則賊於性以爲學之未及而止畫也畫則賊於德

思之精習之熟不息焉可以會通於道一之可以入神

君子之學博文强記以爲資藉也審問明辯以求會同也精思研究以致自得也三者盡而致知之道得矣深省密察以審善惡之幾也篤行實踐以守義理之中也改過從義以極道德之實也三者盡而力行之道得矣由是

而理有未明道有未極非其才之罪也鹵莽
邪僻害之也是故君子主敬以養心精義以
體道

明道莫善於致知體道莫先於涵養求其極有
內外交致之道不徒講究以爲知也而人事
酬應得其妙焉斯致知之實地也不徒靜涵
以爲養也而言行檢制中其則焉寔致養之
熟塗也

天下之事習之久而有得者安焉爲學而不契
於道未有不以存心養性爲桎梏者是故顏

見孔之卓而欲罷不能焉契而自得故齊上者師心其次師師孔子聞而知之師心也無常師師師也無所不師故其道貫喻

未有應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旣有應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此而已矣

必從格物致知始則無憑慮泛妄之私必從洒掃應對始則無過高躐等之病上達則存乎熟矣

夫何以謂存養曰心未涉於事也虛而無物明

而有覺恐恐焉若或汨之也夫何以謂省察

曰事幾方蒙於念也義則行之不義則否履

氷其愼也恐一念不義蹈於小人之途也曰

存省善矣亦有不可行者何也曰或時勢之

殊始而窮理未至也能中正以改圖亦不害

其爲善故曰善無常主此既事體量之學也

學有變其氣質之功則性善可學而至不然徒

事乎口耳講論之末者終不足以入聖

文中子曰不離學故明

程子曰有意坐忘便是坐馳何如曰此爲有意

求靜者言之也然則靜不可求乎曰求則不
靜矣故曰坐馳然則何以靜曰主敬之純可
以與此靜有二有境靜有心靜酬酢已境靜
也心之思猶在不思則心靜矣然則心以思
爲主何謂也曰在應事可也謂靜以思爲主
此儒之自苦者爾有感則思無感則不思亦
足以養神何膠於思而爲之曰不幾於異端
之虛靜乎曰異端之學無物靜而寂寂而滅
吾儒之學有主靜而感感而應靜而不思何
害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然則仲尼幾異端乎

或問易簡之道曰易之神理也大舜孔子之卓塗也疇其能之請學諸曰廣大之能精微也高明之能中庸也可以與此焉請所從事曰知其所不得不爲與其所不屑爲於是乎得之不屑爲而致力名曰貪侈由驕矜之心害之也庸人之擾擾不與焉所當爲而不力名曰苟簡由怠肆之心害之也莊老之無爲不與焉

養性以成其德應事而合乎道斯可謂學問矣

氣質弗變而迷謬於人事之實雖記問廣博詞藻越衆而聖哲不取焉

古人之學內外一道達於治績者即其學術之蘊修於文詞者即其操行之餘今之儒者學與事恒二之故講性者有不能變其質矣論命者有不知要於義矣修仁義者功利之媒矣明經術者刑法之資矣皆蔽也故習於己而不能達於事者謂之腐儒厥罪小援聖假經而循利於時者謂之俗儒厥罪大

古之學也爲道今之學也爲文古之學也精於

六經仝之學也博於百氏百氏未嘗無所取
也駁而惑人爾君子欲大於學求之六經孔
孟足矣學能言之足以傳矣百氏之言文有
餘而道不足反之身心之益悠哉淺乎況言
不及道者耶況離聖而淫於異端耶
濟務者才必明於道修道者德必崇於禮
事理之當順以應之得吾心之樂也易寡慾之
變偵以圖之釋吾心之憂也排
不練事者安達治幾務文訓者安[illegible]
[illegible]昔儒多性偏執而嗜勝過恃得[illegible]足亂天下

較之清談禍世者何異哉

交際進退非恪志也橫遊且又非畏人也守道而完德與樂天為徒者也故能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欲得於外則相濟相資不利於物則相攘相伐此天下日囂囂也聖人不以利致窮不以物導生故澹然永寧

人一受元氣以生天地之美無不備具故知至於道行極於德謂之完人足以答天矣利達者形之影風之聲也雖不至實至矣散君子

貴修

慎言卷之六

# 慎言卷之七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 御民篇凡三十一章

御民以道不以術守我之正而感服不計焉付得失於民爾術不可久民不可愚雖暫得之終必失之民以我非誠也故聖人王道

法久必弊弊必變變所以救弊也或曰法無不弊變亦弊曰然可坐視哉權其利害多寡變其太甚可也曰變有要乎曰漸春不見其生

而日長秋不見其殺而日枯漸之義也至矣哉

聖人置天下於安平莫先於植綱紀何謂綱紀居重以馭輕督內以制外柔夷以綏夏也是故有六官率屬焉有省道敷政焉有郡縣分治焉有王使廉察焉有邊鎮防禦焉有覊縻之夷捍蔽焉六者總之爲綱維之爲紀封建不行勢不容已之道也王都重則外制邊鎮固則內安覊縻之夷以不治治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權所以運國勢紀綱所以繫國脉人才所以主國命故國之不亡者三權不下移國不亡紀綱不瀆國不亡不用小人長國國不亡

三皇無爲順民也五帝有爲矣易簡而不矜功若無爲也三代變革不得已也秦漢以還有爲而爲之不繆於道者猶可觀也嗚呼天下之勢變而不可返之道也先王之治跡顧可返之哉故聖人守道以御時因勢以求治弗通於時而泥古斯困溺於法制者也迂謀近小而昧遠圖斯困溺於功利者也此二者皆

暗於道者也謂之識局

物各得其所之謂大同大同者化之極也百姓
日用而不知是謂安常安常者神之至也

聖王神道設教所以輔政也其弊也瀆於鬼神
而淫於感應禮曰剛毅犯人妨於政鬼神過
節妨於政言失鬼神之由也後世之鬼神褻
而不敬惑而誕皆妨政教也夫

安天下不失丘民之心固矣而賢智在位豪傑
得所尤其所急焉夫是人也一世之標準也
王者能盡畜而有之則天下之務在我不幸

而有亂逆者皆愚謬之夫爾愚謬安足成事故亂天下者才智之雄也是以聖王知之養之學校羅之科目錄之才藝廩之史胥拔之山澤之隱而不得其所者寡矣

有邊鄙必有爭承平久必有逆賊生齒繁必有妖民鬼方之役邊也淮西之役逆也黃巾之役妖也三者勢之所必至者乎武以戒備不可已之政也鄙談兵者迂不振者乎銷兵者愚乎徐偃王身行仁義來朝者三十二國可以伯矣武備不修楚滅之宋襄公以仁義行

師不擒二毛諸侯服矣威不振衆楚執之由是觀之迂儒之論不足以立國也明矣後世猶有安於承平而不講者不達於治忽之幾者也是故兵也者危道也非得已者也可以威也不可以黷也可以戒也不可以去也

仁義禮樂維世之綱風教君師作人之本君師植風教者也風教達禮樂者也禮樂敷仁義者也仁義者君師之心也入者具而和平之治成矣雖謂之堯舜可也

或問術以發奸可爲乎王子曰吾何美於是廓

焉而天公物來而順應至矣如將回者假者將者伏而恐若常不足吾前焉吾何求爲之甚矣術數之爲心害也彼不自發而術以發之於已我殺之也自發之者彼以天之殺之也何神吾術而殺人爲哉鋸箭鉤鉅聚愆之媒也惡足神

有世功者世爵祿功薄也者濫矣爵濫則在位者不得人祿濫則取於民者過厚是故春秋譏世卿不獨曰蔽賢而已矣

聖王慎內修戎狄儌障禦之而已風不可怙務

俗不可使奸政不可使峻民不可使激風俗則犯禮犯禮則俗奸俗奸則玩法玩法則政峻政峻則民怨民怨則激亂亂出於民怨傷其本者矣誰復戴之秦二世是也民猶有思者雖失之猶得之漢光是也故曰蝎之蠹木病自內也蟯蚘之啄人人不可避也

茹毛飲血不若五穀之火熟也綴羽被卉不若衣裳之適體也巢居穴處不若宮室之安居也標枝野鹿不若禮義之雍容也珍食華膳五穀之蠹也錦綺文繡衣裳之賊也壞汙[illegible]

墻宮室之蠱也緐文苛政禮義之邪也是故
治化未適也聖人憂之於始治化既濟也聖
人憂之於終

事勢有輕重爲政有幾宜必俟大有更革而後
可救其積弊者重也漸次而變亦可以返其
未極者輕也施之失其宜未有不養患而激
亂者要之貴察於幾

人非樂天之心不能制情於道故莫不有欲欲
則貪侈貪侈則僭僭則亂聖人以禮防天下
使民各安其分而不爭是故或役或承或亢

或卑或寵或奪或泰或約一受其正奔命執分而無外慕心定故也是謂天下齊一久安長治之道乎失其防者反之

治安之國其事簡其賦輕其政平其氣和其民樂災異足以警寇賊奸宄無亂猋以起夷狄仰其治而順化而祥瑞不與焉危亂之國其事繁其賦重其政僻以淫其氣乖其民畏以怨祥瑞適以肆寇賊奸宄竊發夷狄乘其敝而擾而災異不與焉

辯上下定民志不可無禮風霆流行天命不測

不可無鬼神然而飾儀文則瀆禮求感應則瀆神瀆禮則民大困困極則詐矣瀆神則民大駭駭久則誣矣非聖人設教之本始也後世事神用禮之過也是故敬鬼神而遠之以禮之實而治國使忠朴有餘而不彌於文仲尼之道隱也久矣

有聖人而後名教立定之以天命則妄心滅定之以禮義則遂心亡定之以法制則縱心阻故名教者治世之要也

人心道心皆天賦也人惟循人心而行則智者

力者衆者無不得其欲矣愚而寡弱者必困窮不遂者矣豈惟是哉循而遂之滅天性亡愢恥恣殺害與禽獸等矣是以聖人憂之自其道心者定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法而名教立焉由是智愚強弱衆寡各安其分而不爭其人心之隄防乎

善繼政者因之故有所損益而民不駭有所變革而民相信安然大變椅挈於勢而爲之者昧道也亂道也儒之迫者乎

或曰以自然治天下可乎王子曰此莊老之政

也天下可以自然治羲軒堯舜爲之矣民無統主則强食弱也衆暴寡也智死愚也極也必反之相戕相賊報覆相尋民之獲其生者寡矣是故任其自然者亂之道也美色人情之所欲也强而衆且智者得之貨利人情之所欲也强而衆且智者得之安逸人情之所欲也强而衆且智者得之得之則樂失之則苦人情安得宴然而不爭乎安能皆如老莊之徒淡然無欲乎安不至於亂乎故曰極也必反之反之者求報也聖人之生於時安得

不爲天下求安故仁義道德之修非徒爲已
也將以化人也禮樂法制之設不徒治人也
亦以安已也勢之所必然者也謂聖人得已
乎夫法以治之而猶有意外之姧況蕩然自
由乎云自然者謬幽之說也

或曰法可常守乎王子曰常則弊弊何以救之
曰以道堯舜三王之法制不可行於今乎曰
聖人且難之堯舜與賢三代傳其子矣堯舜
以禪受湯武以征伐矣唐虞建官惟百夏商
倍之而周又倍之矣唐虞典刑惟象三代五

刑之屬至於三千矣唐虞夏后封功建德商
周及其同姓矣夫聖人豈不欲相守哉時變
勢殊而政弊奸人乘弊趨利治斯害矣聖人
緣人情而救之安得不求變故變者所以救
其不能行也雖聖人安能違其時勢而恒守
之乎敢問何謂緣人情而救之曰獨不見廩
之未穴棟之未蠹乎斯即法之未弊也無所
敗於治何救之爲及其久也隙焉則蟲鼠乘
之矣乘之則廩與棟敗矣苟由是廩與棟焉
雖固塞之必固穿之故曰塞鼠者所以壞壁

也不若易廩與棟而絕其穴蠹之由生曰聖人神明其弊安滋曰弊也者積久而勢成也狸居室而罷下聖人之謂也天下恒有聖人也哉安能使不至於嚙蠹乎是故法者擬定而不可通者也久而弊生道者隨時濟變以取乎中者也萬世無弊君子之治天下也不貴同其跡而貴於得聖人之心不貴泥厥法而貴於合聖人之道誠得聖人之心與道施之雖不揖遜封建亦可以垂衣而治矣泥法而守其跡未有不為鼠樂趨之地也

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天下興行在民趨於正上節儉則寡取於民而富矣上簡易則動於民者寡而樂矣上稽道於聖則民不惑於異術而趨於正矣

聖王敬天不泥天以人事足以勝之也故奸宄無以乘其惑庸主不慢天則泥天而應天之實無聞也故奸宄得以藉其變

正大廣遠以之立法公平明恕以之用法不正則戾道不大則用小不廣則偏於一不遠則所施不久公平則人服用明則情得用恕則

法行而物感要終之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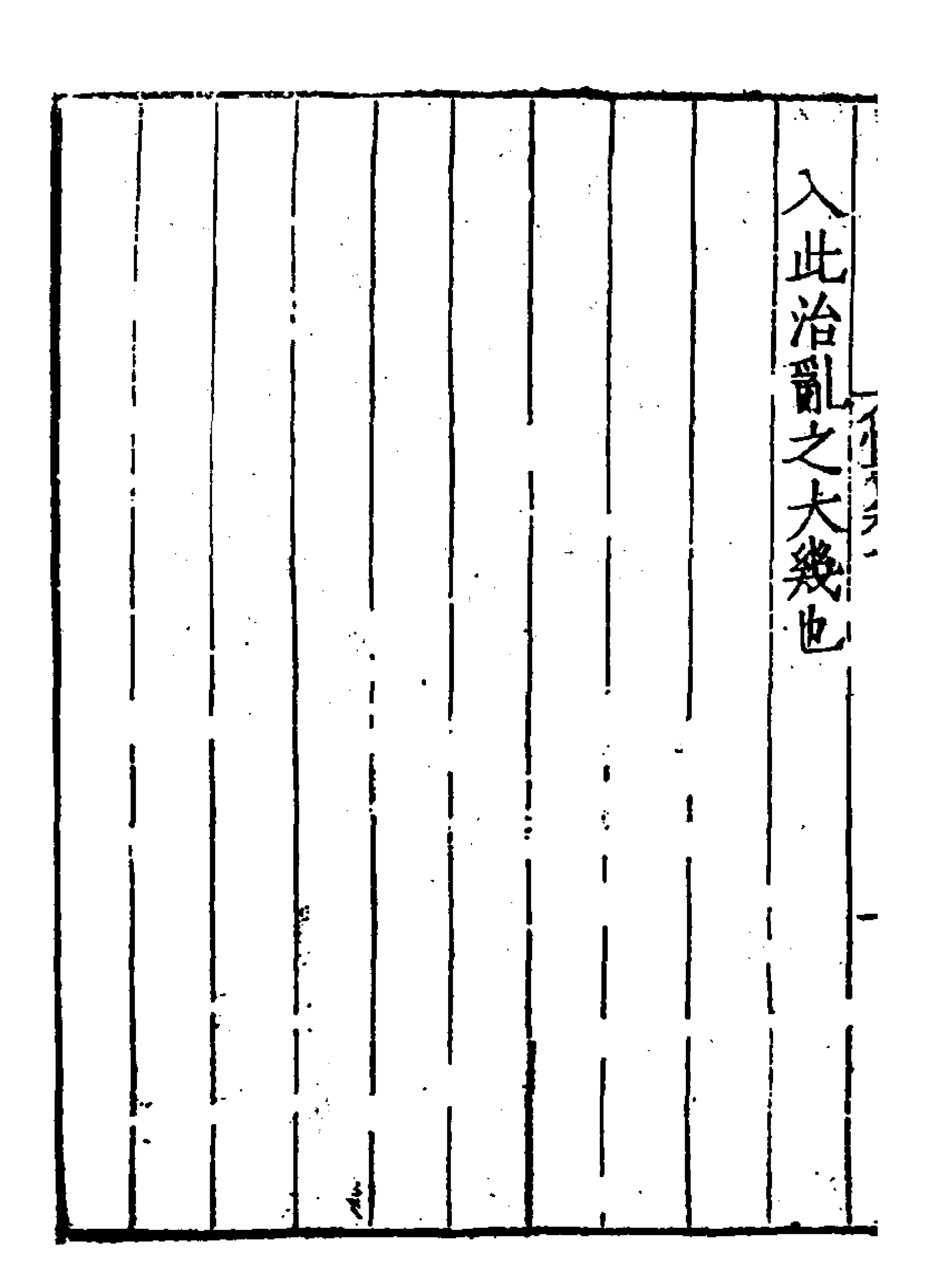
世之平也安靜中和之士皆足以有爲緩急有用苟無俊傑焉詭特不羈之才亦可也或曰詭特無行不可曰時急其所長也顧御之有道焉爾德也豈悉求於衆人哉震之以敦大之氣入之以誠信之操則受變於我而才無不效矣

三皇草衣木食人曰時也王子曰聖人儉以順俗也堯舜茅茨土階人曰時也王子曰聖人儉不務飾也此天下之大樂也今之時政繁

災風役興以勞矣則盜賊作從此天下之大
災也上之人乃不思而遂之則其溺之道乎
舍是而欲有爲其爲治也亦外矣

聖人爲治豫調夫國勢之機機伏而不可見者
議之若未然舉之非無所事一失厥會輕者
游重者壓強者甚弱者微事去而不可爲矣
故執古者失於時宜徇俗者蔽於因陋守法
者憚於更革舉不足以論機也通昭遠觀其
惟神識之士乎

人主震威怒以操制臣下則諫正之言有不能



入此治亂之大幾也

愼言卷之八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　校

小宗篇凡二十三章

小宗之法奠祖也尊祖下上所以合族于下其紀有三公廟以達孝思仁也公田以給婚嫁義也公會以齒長幼禮也三者行而族紀矣族紀則治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之謂也

或問孝曰理世之首務君子能盡孝親之道則

衆善集而羣邪亡始也一鄉信之大也天下化之曰請事曰虞舜尊親爲大曾子養志爲至孔子以色爲難茲孝之大節也曰非富貴不足以盡之乎曰玉粲錦衣而愛敬未至如親之樂何心敬辭婉而容色愉愉雖蔬食水飲歡也君子亦貴乎悅親而已富貴者所遇之時非由乎我者也孰能必得之庶人之孝勤四體而通神明豈必黼軒冕哉

利欲昏智敗義喪仁

不學而達於政有諸曰世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學之術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務於
聖途竢於作範博文之力也練於羣情達於
事幾體事之功也然而師心獨見暗與道合
亦有不博文者也雖然精於仁義之術優入
堯舜之域必知行兼舉者能之矣
不患其無才患其無學不患其不任患其不忠
不患其無功患其無志
强率害質直詭隨害融達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决
畢盡其生之道也雖死亦可矣果適於義之當

也雖死亦可矣

功業者聖賢之所有事也志不立不足以成志具矣不會於時焉亦未如之何也已是故君子修志俟時而無意無必焉強以趨時不契于幾不見道者之常爾如時義何哉功不足言而志已頗𠡠矣是故君子以修道責之已以行道俟夫時以成功歸之天

或曰誦詩讀書有所發明矣而不能施于治何哉曰參伍之未當也曰當矣曰體驗之未至也曰至矣曰時之未會也曰會矣曰權之不

由也曰由矣曰此以上難言也其我之得於天者未盡至乎是故性之識有三其屬於人亦有三得穎悟者神之識多得敏達者精之識多得記憶者魄之識多三者惟聖人能全之其次穎而敏者上也世亦不可多得矣敏穎而能記者時或不斷焉敏而能記者時或不中焉況記憶之性多而穎敏寡者乎無怪乎不能施之矣茲非命也夫

智略而能守正貴盛而能遺權功高而能退晦三者明哲所以自保也

行過高者易踈動於衆事執古者不受變於俗之二人也才氣高邁志慮堅定者皆可能之故悅慕者衆矣中行之士非道明德立動與天合不能焉世亦寡矣寡則厥神不傳矣夫又誰埶而慕之

儒有習俗以爲訓者其支裔膚淺於道者也詭聖以爲論者其索隱鑿荒於道者也二者非不要於造化性命之塗也離於正大信然之實遠矣是故公普而不私雅大而不假準之造化證之性命所炳然使人無惑焉斯聖人

之徒也
練事之知行乃中幾講論之知行尚有疑何也
知在我者也幾在事者也譬久於操舟者因
水之故審矣焉往而不利涉彼徒講於操舟
之術者未涉江湖而已不勝其恐矣安有所
濟之哉蓋風水者幾之會也非可以講而預
者也故程子曰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
命於道德會於禮樂化乎上下而不知所由此
之謂聖臣矣守道正躬不爲物劫可以託孤
寄命者此之謂淳臣矣順度愼行才以濟務

謙謙而不居者此之謂名臣矣論不亢情和不失物惴焉隨其時者此之謂具臣矣

君之望乎臣者欲利其國也有二臣於此一死義而社稷亡一忍生而社稷存將孰從諸曰臣之事君也盡其心力而已矣力可以存社稷孰輕死焉不然則忍心以要功利者矣事無成而名隳又其如殉哉

道常也非常者異象而千順寡見而駭衆故怪之亦二氣鈞胝也知道者亦常之是故岐角山壯赤髮綠崎人之生亦有然者矣角端體

甲牛尾馬猴物之生亦有然者矣所風生火久血成燐積水育蚕結石被翁變化不可測也夔罔兩龍罔象鳥畢方井賁羊常理不可執也故世俗駭之夫陰陽之化杳無定端有常氣而禪者有間氣而化者一人之世不得以槩觀也惟聖人神明通宇宙而觀物斯獨見而不眩惑矣故曰知道者亦常之

道不行不去貪而害仁及亂不能死害義能死亦害智何也始而不能決其去也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先幾也殉道也保身也古之

全德神矣夫

禮云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何也王子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居異也夫婦內外之禮嚴渾居則瀆倫傷禮有不能俱故異宮而居禮也財用則同仁也子弟有餘則歸之於宗不足則資之於宗不得專上以私獨也後世之異居并其資產而割裂矣古人統宗之義其亡乎其亡乎

內不失貞外不殊俗如之何曰不能兼也同俗

則失貞和而不同可也亂世如之何曰聖人
有道焉亦不汙於俗

東極之民僥南極之民譎西極之民戾北極之
民悍中土之民和非民性殊於四極也習於
聖人之敎然也蠻夷者封疆土俗限之也聖
人之敎可達孰謂異吾民哉

事雖易而以難處之未有不治之變忠雖遠而
以近處之未有不及之謀此所謂至愼此所
謂先幾

顯者示以晦之理則悶淺者動以深之機則迷

愚者詔以智之謀則惑人各有至不可强也

慎言卷之八

# 慎言卷之九

門生蜀人焦維
後學長洲姚　厚校

## 保傅篇九　四十三章

禮保傅篇曰太子孩提三公三少講明仁孝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比選天下端士孝弟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蓋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長也嗟乎後世

人主於太子非不教也不循乎三代之遺法
矣師保之官非不設也不惟其道術者有之
矣左右之人非不比選也不得與之居處而
出入矣深宮秘禁婦人與嬉遊也褻狎燕閑
奄豎與誘掖也彼人也安有仁孝禮義以咪
化之哉習與性成不驕淫狂蕩則鄙褻情溢
由是聞正言若侏儒之亂耳見正人若芒刺
之在背是豈天下之福也哉人主乃不思而
反之何耶近世太子有以文詞書藝稱者不
亦甚可之歎乎噫卒彼藝於婦寺之養者也

謂天下之本在茲乎文三世子曰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於內也禮所以修於外也禮樂交錯於中形發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夫恭敬而溫文謂文詞書藝而已乎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能算亦有損況無算乎能勝亦有損況不勝乎故勢猶有可圖者自治以全之可也書曰舞干羽於兩階有苗來格此之謂也

王者謙則君臣和卿大夫謙則國政和國政和

則民安故和者治之門問謙曰不自大不自大則不矜不矜則不自任不自任則情平情平則和問謙之繇曰無欲無欲之繇曰內足好問好察舜不自智立賢無方湯不任類不自智則惕衆情不任類則無私人衆情惕則政平私人無則賢用

農田則庚虛庚虛則兵疲茲用可憂矣善漁者不洩澤善田者不竭卉畜其利者深矣農困國之大疚也乃不思而憂之作無益崇土木耗貨財是謂剝本

欲於國之危亂者亦惟其臣民之風俗爾附權姦黨奸吏罔上之臣作則淫比矣淫比者篡要結宿窩藏匿亡命之民作則淫朋矣淫朋者盜盜之勢在下猶可爲也篡奪之勢在上非大力不能反難矣哉

周天子之大夫監於諸侯之國曰三監漢天子置諸侯王相由內以制外通其隱蔽之勢也

皇極之建其大有五一曰清心志二曰定紀綱三曰正禮教四曰求賢才五曰覈名實心志清則不惑於非道而極之本立矣紀綱定則

維制固而國之勢眞矣禮教正則常道興而俗尚不惑於邪矣督哲用則職任得人而治化溥矣名實覈則上下不罔而苟且欺蔽之風遠矣

韓魏之六國不足以敵秦而亡于秦陳涉之六國反以之滅秦何也曰六國者所世有也世世有者必欲曲保之其得失重故自守之慮常十之八九其勢也卒至於漸亡而已陳涉之六國本非所有者以秦之人攻秦也其得失輕故橫行足以亂秦勢盛足以亡秦傳曰以

尾礫注者巧以黃金注者皆不直曰六國無謀秦人之無道也

人主之權不在宰相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近習出此入彼之道也聖帝明王世不常有精勤萬幾無懈者難誠如是未有不託諸人以求自逸者夫權安得而不移惟賢者視君猶親視國猶家兢兢焉日恐其僨也故君逸而國亦治斯人也周召是已世亦鮮矣乎匪其人不亦危哉是故慎任人之選杜竊權之漸遺厥孫謀其庶幾乎

都會之形勝關中幽燕上也勁兵之區莫如北鄙阻關塞之險易於制虜南面以臨天下百蠻不足服也關中天府四塞亦足以控制戎虜惜轉漕之艱耳故曰上澤路平而晉陽孤唐鄧服而荊襄懾淮陽順而吳越可以坐制分據而主之之勢也巴蜀天險自守之區故未亂先變既亂後平聖王每不急之以爲囊中物也夫堯舜三王大興明德無思不服形勢不足言也況所據而得其地者乎下此者未有不藉形勢者也故〃勝者三之緩七之

急也

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人嫡子死立嫡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微子立衍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發遵時制也微子立衍守祖道也立孫周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立嫡所以重宗一統消覬覦而絕後變萬世不易之道也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曾孫無嫡曾孫立嫡孫之弟先支後庶可也無則

上求嫡子之弟立之無嫡弟而後及庶弟焉由是而行人倫正天理公而天下萬世覬覦非分之心絕矣曰有嫡而立庶者何也曰此亂世之道啓爭端者也不可以爲訓也

或問持盈之要曰苞桑之戒投艱之憂心日兢兢也曰請從事曰崇節儉禁侈喻爲天下養財敦教化尚氣節爲天下養義謹關塞擇將才爲天下養仁

清明之朝其臣多廉濁亂之朝其臣多貪勢使然也一人而遽變者奸巧自植與時浮沉也

防民植教安於斯人望之其不變者何也以道自持不以時之清濁異已之操者也古謂拔俗而立其斯人之儔乎

主少國疑功高望隆之臣將何居曰求賢聖之臣協恭以夾輔之終其身不怠可也然惟伊尹周公孔明之志則能之不然勢極必篡六朝之得國皆然也然則禪非乎曰世無堯舜不可言禪何也非有聖人之德有天下不與之心也夫以桀紂之惡湯武猶慚德矣夫孰為信之哉所忌者以謀敗之異已者以法殄

之通國非王人也威震勢逼乘其孤弱而取之君子曰其文禪也其實皆篡也

幼君闇政奸雄持權君子之仕當何如曰聖憲有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貴戚重臣義均休戚當何如曰扶顛持危不避艱險盡心盡力以死自誓可也

世道之高下時勢之變不容已者乎聖賢汲汲隨時以道救之又惡能已乎堯舜揖讓若無與於已焉二帝已往一道也禹之傳子惧聖賢不恒有啓亂也斯又一道也湯則放桀矣

猶慙而讓賢君尙失焉武王代商則任之矣伐暴救民猶若不得已焉者下此有意矣自私僭也爭奪簒弑不仁之甚者乎嗟乎六經安得而不修述乎君臣父子之義安得而不正乎聖賢汲汲之心可以識矣

統一華夷者謂之大統者也然有正有變焉居中國而統及四夷順也正也三代漢唐　本朝是也入中國而統及四夷逆也非變乎元是也統中國不盡而與夷狄並長謂之小正統可也宋是已春秋吳楚長踞中國其所由

來遠矣聖人雖夷之終不能没其主諸侯也
元也雖以變統例之亦不能廢其大統天下
之實矣有分統不相君臣者三國南北朝是
已有先一統而後分裂於夷狄者東晉是已
有君臣之舊焉宜以正統之大終之
三皇之民静以樂五帝之民安以遂上無欲而
事簡也三王之民勤而不失其所事雖煩而
聖人之政仁也春秋戰國之民苦而不遂其
生王政衰而兵賦酷也漢唐宋之民勞而不
倦武帝南宋近戰國矣高孝應兵不得已也

武帝窮兵四夷何爲也哉是故事簡則用夫民者寡不得已而後用兵則民之樂生也多聖人仁天下之政斯二端而已矣

帝王之得天下天地之大義存焉堯舜禹之揖讓愧乎其不可及矣湯武之放伐順乎天而應乎人君臣之際終有愧焉漢高帝我　太祖以布衣因亂而取之無愧焉者高帝猶曰秦之亭長也我　太祖復中國於夷狄蓋遡乎無以尚之唐太宗假義而終取之又商周之不若也其餘篡奪而已矣

天下有不可返之勢故有不可爲之時機在人也聖賢且奈何哉孟子之道不得行於戰國豈皆齊梁之君之罪哉亦其勢然當是時秦爲富強之國其民勇於戰鬬視山東之國不啻什之二矣六國之合從亦豈其勢之得已哉使爲秦者休兵自緝修德睦鄰與天下之民樂生則六國之君亦得以修德行仁養民求賢乘時以自治矣然而秦[illegible]如是也恃其兵力日吞食乎三晉荆楚之域攻已國也不得不以兵應之攻與國也不得不以兵麾

之秦人一出而六國之人皆無當是時也雖
求免於死亡困苦不可得矣雖有聖王不忍
之心仁義之政安所從而施之故曰勢之不
可爲也然則爲六國計當柰何亦曰養民任
賢效死勿去聽命于天而已矣
王綱解弛天下崩離君子之處當何如曰非持
危撥亂之才不足也非至誠大公之心不
足服也不如遜而避之避之不得當何如曰
不爲禍始不爲道屈弔民伐暴以俟其時則
不始於禍矣君臣父子不犯其義則不屈於

道矣

田不可井者三山谷之坎壈不可以方制雍冀梁益荆楊之區平野之可井者能幾何哉一也大河大陸之區溝會具而水不潴二也一夫百畝奪富人之田者多矣三也聖人不作無益順其治而緣人之情求歸於治而已矣必言可井者迂儒之慕古也勢終不能徒生擾擾爾曰天下初定乘其勢而爲之不亦可乎曰戰爭方已務休民也上雖易姓受命而民之業自若也奪而井之寔生怨激亂仁智

者之所以為也然則當如何曰所所闕而兼
併生捋豪猾辯正租之法善也占田有限所
以抑也遷界有書所以稽也租稅有常所以
正也抑則農之業脩稽則田之隱寡正則貧
之食足官民之利貧富之願田之而可均也
不亦善乎哉
或問封建王子曰聖人在位封建可也郡縣亦
可也曰聖人不常有請以法守之曰諸侯權
力足亂漢諸王可睹矣狄入邢衛弊國自保
恬不相恤非齊桓夫孰拯之亦可睹矣王紀

弛而爭雄民日塗炭七國之際可睹矣較民苦樂之多寡郡縣之民得什之七凡治圖民之安也民苦之分多封建何爲哉曰三代御世之良法也曰三分有二周之得商也久矣成康再世而諸侯不王言天子權主之大善得乎上無明王統之不易烏能如郡縣之耻哉唐之方鎮猶逆命自强況封建乎有天下欲圖民之安而治之易雖不封建可也儒惡秦郡縣私也予曰勢也非秦也雖一人之私也天下之民利之則天下之公也秦之蔑德

不與焉

祭祀感格之道何如曰難言也曰祖考精氣也天地山川鬼神元氣一也氣一將無不通乎曰難言也夫人之致祭其禮委委容容其物芬芬烝烝夫惟類若人者然後能感而享之吾未知天地山川之果類人否乎吾未知鬼神祖考之猶具體而能飲食否乎焉能惡而知之曰聖人謹祭之爲何曰報本追遠仰功酬德先王仁孝之誠且因之以立教也故祭祀之道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其餘詐巳

之心以詐人非愚則誣而已
北虜之難治何也曰勢也不植五穀必畜牛羊畜牛羊必就水草是無恒居可依也人不咸有畜其貧者以射獵治生是藝騎所由精也無恒居則不憚於轉徙藝騎精故易於爲竊食不足以養故易以輕生故曰勢也西南諸夷碉砦爲居西域諸國城郭土著非要功於夷則終世安順亦勢也是故聖王有作必治其城郭修其生理使其各有定所可依定業可戀久而安安而成俗自無轉徙竊發之患

矣此華夷之利大造之仁也

君臣天地之大義節義生人之大閑守死者仁人也義士也否則亂臣也賊子也重臣親臣近臣死于義遠臣死于職守無辭也蓋此爲我君彼即爲我讐矣安不死先仕而今不仕者能晦其名焉不死亦可也以不當君之事也不得遁焉者亦宜死之龔勝是也被舉而名達於君者死於義可也避而不仕亦可也名之不達者與庶民同也守義不仕亦可也雖仕亦可也蓋以名分漸微其責漸輕故爾

莽操懿裕乘時欺孤而取之其篡竊之雄乎挾武功以鎭衆者亦能僞定乎一世莽坐而飾詐適以戕其身而已宋祖之於周推其類均也延其祚者周微也施政之術異也

古之王者以節儉率天下故國之經費必會而計之量入爲出歲率以爲常焉歲久而贏餘積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政之至也賓客喪祭衣服飲膳有常用弗益也百官之祿戎賦之輸有常制弗變也不以非道施惠也不以葴功行賞也不以無名興役也不以黷武

動衆也故天下化於儉素而樂於簡靜侈麗亡而僭踰絶矣是謂上下貴約德之至也夫農軒簡用土毛之稅可足矣堯湯有儲水旱之沴可免矣其約德之徵乎推鐵筭緡鬻爵贖禁後王之粃政也其侈心之爲乎歛愈横而用愈急國非其國也宜哉

酒蘖害穀羅綺害絲華腊珍食害味雕楹刻桷害木綜之害貨財耗天下聖王爲民儲富必嚴令以禁之曰甲令具而俗日侈何也曰習俗久而上下慢也世等威之壞在兹乎民之窮

在兹乎以爲不足計也故慢之甲令在而民不知禁者由上之自慢始也故聖王躬行節儉而近習化近習化而近臣化近臣化而天下不化者未之有也罰金沒官之令待頑潑者可也

左右蒙固君德不造之端也何以故才智所及不讀於蒙者之外所見狹也雖有聖人足以成主德者無因而至焉故蒙之日深而德之日遠也堯舜求賢如不及蓋不以左右之常爲足恃也已

北虜入統中國祚無百年果天運乎曰非也政俗使然爾聖人制禮樂所以辨上下正倫理也故民俗安義而敬上聖人立刑政所以嚴紀綱而振偷玩也故民俗守法而忠上三代所以有道之長賴是物矣謂虜能然乎曰元世祖英武寛仁用夏變夷佐以姚劉諸賢何亦若是曰三代之政純王之道也世祖建學明倫矣閨門之中寧免烝報之醜乎胡僧講法寧免男女瀆亂乎何以使民興行世祖制官立政矣南人北人之分寧免以私示天下

乎錢穀歲課屢增寧免以貧困天下乎使民何以興義立國規模其大節不純如此貽厥後昆淺矣是故風俗蕩而廉耻乖法紀縱而貪殘極久之民不知義而凌犯之事作矣國非其國何尤

古人之言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也有諸曰當是時也天下可謂無君矣徒恃先王之法與澤焉爾國無君非外戚乘之則內奄竊之勢所必至大奸不能以法制大惡不可以德感無所往而非亂階矣天下者祖宗之

天下也必欲永而保之豈無長賢乎舉而嗣
之天命永昌遺腹之私亂之道也
鴻荒之初未有聖人皆夷狄也未有名教皆禽
獸也
三公從道邦乃恒保三公競忘乃憒邦事
威福劫民是曰權臣德惠媚民是曰盜臣玩習
之久民不知其君成篡竊矣
世道日文帝王之所尚乎王子曰非然也勢日
趨爾貴將土鼓而金石絲竹作焉陶匏掃地
而玉瓚崇墉起焉茅茨土階而瓊宮瑤臺興

焉此不期而至者也非日趨之勢乎文過其質則政煩禮瀆而民苦此天下日枵也反其質可也禮求其實意儀文度數可略矣物求其實用浮華侈費可黜矣政求其實體彌條苛置可省矣或曰中古聖人之遺法也曰文乎文乎後世日趨於極敝而不可爲者乎能反古質以從先進是謂探本執今之文而欲天下之民樂生是執火而求凉也得乎哉

五尸大古之朴也雖周公未之有改六尸旅酬禮煩而神褻矣不如祀王幽嚴而淳直

予欲聚世族立小宗法五世一分祭分而三年一合祭一合會雖百世猶聚也

程伯子曰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言命言繫於人事修否爾

天道君德有相值者有不相值者皆常道也堯湯水旱不相值也舜之鳳儀周之鳳鳴適相值也言其德後世有作皆弗可及也

古之先王敬天事神小心翼翼不敢自命敬而遠之其義直故君子由之後世矯天假神若影響酬酢其道誣故君子正之

唐隸問福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理之自然善則有福淫則有禍曰天福禍之乎曰理即天道也書云皇天震怒將有人在上怒之乎蓋理應如此耳善惡之報不直者何也曰幸不幸也此善言天道者矣

# 愼言卷之十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 五行篇凡二十九章

五行分儷四時厥義何如王子曰緯人私智强合非聖人實正之論也五行之氣渾於太虛何日無之既曰春木矣季土矣何水火土金日輪次而仍在不幾於自爲矛盾乎若曰日逢甲乙木氣獨主矣其水火金土將歸何所不幾於誕而害義乎氣無滅絕之理又非遞

避而然故曰緯人私智强合非聖人實正之
論也
天一也天下之國何啻千百譬父之於子雖有
才不才厥愛惟均也天象之變皆爲中國之
君譴告之偏矣以爲千百國皆應之而國君
行政之善惡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齊也參之
中正普大之道茫然未之有合蕩於私數戾
於聖心必自災異之學始
日祛淫祀也而瀆鬼神之感應日擊妖道也而
信天人之休咎是啓源而欲塞流矣得乎曰

可以動人主之遊詳也嗟乎是則然矣君有邪心不務格而正之若有僻啟不務諫而反之乃假不可知者而恐懼之是捨本而務末也久而無驗將自喪其術何善之能趨幾於佛氏之愚人矣是故聖人通於性命之本立於中正之塗雖以神道設教也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守經正物不飾妖誕則風俗同而百家息矣

董子論高廟災曰去諸侯高原便殿災曰去大臣嗟乎誣天人甚矣黜百家尊仲尼何有哉

是謂累德不宜累學也

周公曰履霜堅冰至仲尼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聖賢之前知也倡推測之術者其緯說乎其異端乎恫而愚可憫焉英雄欺人焉不仁之甚者矣

邪實商羊附會於聖人也若然彼童子之前知矣仲尼何與焉

聖人治世其鬼不神非鬼之不能神也經正而法嚴也正則邪說不興嚴則妖道罔作鄙儒詖術弃跡若沒焉以矣

妖祥人也論者由物感矣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兄友弟恭夫和婦順雖山崩川竭不足以爲殃父子逆而君臣離人道乖而彝倫斁嬖倖得志而賢哲退抑雖鳳鳥慶雲不足以救其危亂之禍何也國家之興替人事之善否也是故責人敬天者其道昌棄人誣天者其道亡

聖人之知來知其理也吉凶禍福之至亦有不直於理者聖人所不知也故推測之術聖人不貴

天地道化不齊故數有奇耦之變自然之則也太極也君也父也不可以二者也天地也陰陽也牝牡也晝夜也不可以三者也三才不可以四四時不可以五五行不可以六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夔一足人兩足蟾蜍三足馬四足知蛛六足蟹八足蝍蛆四十足蚿百足是豈物之所能爲哉一天之道也邵子於天地人物之道必以四而分之膠固矣異於造化萬有不齊之性戾於聖人物各付物之心牽合傅會舉一而廢百者矣

或問治世之有災沴君德不恊於人而譴告之乎曰非然也亂世之有瑞夫又誰感格之是故堯有水湯有旱天地之道適然爾堯湯奈何哉天定勝人者此也堯盡治水之政雖九年之波而民罔魚鼈湯修救荒之政雖七年之亢而野無餓殍人定亦能勝天者此也水旱何爲乎哉故國家之有災沴要之君臣德政足以勝之上也何也天道悠而難知人事近而易見凡國家危亂者咸政之不修民之失所上之失職也孰見天帝訶詆乎哉孰見

天帝震怒乎哉此應天以實不以誣者堯湯自修之意也書曰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可謂善言天道者矣

雨暘時若風霆流行天地之德化也世有風雷之師雲雨之巫是人握其權矣土主木偶行禱求應是鬼司其機矣然乎儒者假借而周正於道傷造化之大倫邪誣之俗誰其責哉淫僻於陰陽者必厚誣天道傅會於五行者必熒惑王聽

禍福有所由主乎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人事之相感招也而鬼神
不與焉曰福善禍淫非與曰比干剖心盜蹠
老死子謂天攝物耶殘賊暴虐人切憤之而
禍卒被焉者人道之不容已者也非人力也
故歸之天衛善之得福亦如是千蹠幸不幸
爾非常道也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必待一萬
八百年有諸王子曰生成固有序矣數何拘
若是又何齊若是豈非以十二辰之數而强

附之耶地闢物即生之陸也草木昆蟲水也蛟螭魚鼈人亦類也與俱生矣蓋氣化之不容已如此安能若是久乎自堯至于茲止三千餘年爾今視之亦甚遠曰萬八百年物始生焉謂實理然乎哉

天地之生物勢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強食弱大賊小智殘愚物之勢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世儒曰天地生物爲人耳嗟乎斯其昧也已五穀似也斷腸裂腹之草亦將食人乎雞豚似也蚖蛇蝮蝎之屬亦將爲人乎夫人

之食夫物固曰天之爲夫人之生之也然則虎狼攫人而食謂天爲虎狼生人可乎蔽於近小而不致大觀也矣

聖人之行難符下守賢人之集可乎曰中人以下可以免過也非通議矣久而蔽焉局也已曰由賢入聖何局曰獨不見水中之鱗乎曲港之瀆其生條條爾洞庭彭蠡之淵有橫江者矣橫海之鯤化而蔽天不亦愈可駭哉又獨不見檃栝之木乎小屈之則小就大屈之則大就成也不可以反反則折矣勢也聖人

固不易得矣亞聖大賢之材質世安可謂無
也哉以聖人不可易及必守賢人之榘習與
性成氣象殊塗能脫故習而超以上達吾見
亦鮮矣不幾於棄亞聖大賢之人乎哉不幾
於廢聖人之德業乎哉故曰蔽焉局也已
聖人之爲學博文約禮求其中而執之聖人之
立心正義明道無所爲而爲之聖人之應事
主之以義而由之以誠終也得失要於命焉
夫斯道也何簡易君諸何要若諸史遷曰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蓋不得其門而入者也宜

乎清淨無爲以黄老先六經焉

草木之枝幹花葉各有定形以有定種故也受氣殊矣乎土以爲質水以爲液火以爲運而生枝幹花葉隨在各足也一本故爾枝幹自柔而堅自細而大自踈而密與花葉之生榮凋謝均有變也觀物云木之枝幹乃土石之所成故不變花葉乃水火之所成故多變是以土生枝幹而水火生花葉也然乎求之實理滯而不通謬矣

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

而盈三五而缺嗟乎月之生與月之盈缺由於日之遠近爲之與五行之播何涉乎以其實言之日月往來乃成四時今曰而後月生是四時生月矣可乎五行家之謬論類如此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自天地五十有五之數言之也五位天地奇耦各五也相得者言陰陽相得其數參合也不相得則數不合矣如一與四得三與二得五與十得則合爲天之數七與八得九與六得則合成地之數通計爲數五十有五焉此天地五位之數各有自

然之合如此說物者以甲乙木丙丁火之類爲相得以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之類爲有合蓋出是命術士之論矣豈可爲聖經之辱乎孔穎達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以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此附會洪範之說也五行之性火有氣而無質當作最先水有質而不結次之土有體而不堅再次之木體堅而易化再次之金體固而不鑠當以爲終雖五行生成先後之序亦不外此孔氏之說背矣

老子之道以自然為宗以無為為用故曰以百姓為芻狗任其自為也吾見其强凌弱衆暴寡懊然而不平矣而况夷狄之侵軼乎又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夫民生之利累世聖智之人遺之也若然則堯憂得舜舜憂得禹其志亦荒矣可乎有為者聖人之甚不得已也必欲無為以任其民大亂之道也故老子之道以之治身則保生以之治國則長亂

老氏無為正欲有為故其道奸術氏有見實無所見故道愚

大禹謨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六者能修治之使遂民用則養生之具備矣隄防祛害灌溉通利水行地中則水政修矣出火納火鑽燧改火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火政修矣夏蹠泉貨鐵冶鼓鑄金政修矣山林有禁取木有戒斧斤時入木政修矣畫井限田正疆別塗高城深池土政修矣教民稼穡播藝百穀穀政修矣六政既修則民用皆足王者生養萬民之功成矣解書者曰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

溲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其後世術士筭命之談乎於六府之政之修何所取義遂使聖經正大純雅之義闇蝕於緯說之傳會孰謂儒者之無異端乎

虛者氣之本故虛空即氣質者氣之成故天地萬物有生生者精氣爲物聚也死者遊魂爲變歸也歸者返其本之謂也返本復入虛空矣佛氏老氏之徒見其然乃以虛空返本無爲爲義而欲棄人事之實務矣嗟乎有生則生之事作彼佛氏[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君臣夫婦朋友

之交際能離之乎飲食衣服居室之養能離之乎不然是生也為死之道者也夫豈不謬古之聖人非不知其然也以生之事當盡而萬物之故當治故仁義禮樂興焉其虛空返本之義聖人則禁之恐惑亂乎世矣

古有自善之士篠形而全生絕類而遠引何如王子曰天靡日四時滅景地靡海百川大侵人靡聖萬物大戾夫奚寧而平之故棄世而全形者莊周庚桑氏之流大亂天下者也然則聖人不貴生乎曰聖人心乎無欲政乎簡

易德乎儉素全生之術若揭諸日月矣此堯舜所以無為而難老也曾何秘秘然離人而自全之

養心性正彝倫以成其德此切問近思之實孔孟之真傳也恤惸獨謹災患勸農積穀修德懷遠此養民利國之實堯舜之遺政也闇儒過高講究玄遠學失其學治失其治塗蔽後世大矣

元氣者天地萬物之宗統有元氣則有生有生則道顯故氣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氣之具

也以道能生氣者虛實顛越老莊之謬談也

儒者襲其故智而不察非昏罔則固蔽烏足

以識道

# 愼言卷之十一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 君子篇九四十八章

君子有微言無謬言有辯言無贅言探道於精曰微迷道於幽罔以惑世曰謬析理以明道曰辯道無所賴以明而漫言之曰贅

仁義禮樂聖王固世之道也雖寡近功而有遠効世非有桀紂之惡猶存也秦人棄禮義而尚功利雖速得之必速失之

君子之事上也婉言諷諫非以避禍也欲其順而信之也直言正諫非以要名也欲其警而聽之也是故於心不欺皆曰忠於道能明皆曰義

聖人之言有盡聖人之道無窮聖人處其時事也不可以有加矣時變勢殊聖人應之則反是是故聖人執道不執事然則聖人有未言未行者當以道求之可也

大人公於物小人務適己大人得位以其性治天下故天下治小人得位亦以其性治天下

故天下亂

死合天理之謂仁死盡人道之謂義比干剖心申蒯斷臂弘演納肝豫讓吞炭要諸仁義之塗豈徒然哉彼苟免者生也倏忽延命幾何一息之差萬世之謬既失忠貞之節終抱無梔之耻生也無顏氣也不揚與死何殊哉

小人奸巧能移人觀其貌也恭究其心也賊聽其言也正察其行也盭乘其時諂諛便佞無所不至故反覆難保

君子仕必受祿是爲利祿動乎曰非然也仕以

行義聖賢之學將以濟物也仕而受祿義也畔於道而仕非其時而仕曰苟仕苟仕則害義矣非貪祿而何哉

君子仁厚不謗物謗之由與小人情也雖聖人不免焉處謗之道遜順以俟其明而已矣亦舄几几周公蓋得之

小人有才鮮不為惡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誠哉是言也

君子於賢之進也若有功於己也而喜之於賢之退也若己有所失也而惜之小人反是於

其進也若將軋乎[illegible]也而沮抑之於其退也若已之自得也而幸之吁夫人也亦知夫賢之進退無損益於已也而猶如是焉要之鄙心爲之爾

君子能達人之情而歸諸道處以形跡適以致淺也求以親悅適以致鄙也故澹而有常敬而有禮得之矣小人之望於人也異於是然持已有道亦卒不得犯義焉

智計者中立者也猶戀滯矣明哲者幾先者也即裁割矣戀矣危也寧不及之已斷割矣又

烏以罹之故君子之智貴果

自有能以驕人之不能即無能已自有德以驕人之不德即無德已道極於參化育亦夫人所性而有者而何驕之爲況一二才德以貪天之力者乎是故如有周公才美其餘不足觀也

過剛則暴而不詳不如和平致審之合宜過明則察而多疑不如物來順應之爲智過剛雖善亦失中矣況惡乎過察雖正亦出於有意之私矣況邪乎是故君子之學剛不貴暴明

不貴察

君子基德而常其心窒欲而不懈其情故能處危懼之地

君子不位而榮道備也不富而充德修也其次以名爲榮以文章爲富然自待亦末也已

君子見人之過必求其善焉小人反是況其過乎

氣貌可以觀德役使可以觀政

言辭支遁者其誠困色貌變飾者其誠矯心氣乖戾者其誠亂事物伏匿者其誠偷是故君

子直言辭正色貌平心氣明事情斯誠也可以考已可以觀人矣

小人平居意氣安和言辭柔順使人不覺而親之及其臨利害也畔道亡義雖親不知也況他人乎世豈有叛道亡義而無終敗者敗必及其黨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也

人無天地普大之心則限而不能通徧而不能公不足以宰天下之事亦不足以議天下之道

事合乎道有義存焉利害之不由我有命存焉

君子明於義故不沮情於合道之事安於命故不動心於利害之交孔子主於司城貞子而不苟於脫難彌子瑕而不苟於得卿安於義命云爾

君子貴知命知命則不疾時不疾時則不尤人不遘於時裕如也惟務道義者能之

習識害性習性害道善學者必察於舊習之非大儒變之小儒反嘵之聖人作之衆人乃疑之其道也揭於中正之塗非可嘵可疑也要於習性固之也夫人之生也芻豢稻粱之味

未嘗入其口啖也則夫菽藿之味以爲至足矣今夫學者不辨於中正之道非智淺而識寡也要於習性囿之也魯祀爰居翔而不食言烏之食不習乎人也

義與死有相輕重之時君子審之舍生取義無難也死而善於義者難是故微子去辛紂之亂不害其仁子路赴孔悝之難卒傷其義

禍患迫身聖人未嘗不動心焉付之命而已矣其次則怨悔其次求苟免爾

或問君子之樂曰順理而行隨寓而安無得無

喪以道御之何不樂曰所由樂曰窮理盡性通之天人斯得矣曰人何以寡樂曰得於內斯輕乎其外也重於外斯失乎其內也夫人也旣重於外也則夫利害禍福窮通得喪日交於前而勞心以圖之憂且不及矣而況於樂乎

材不勝於任取其卑散焉智者之自量也道不勝於時遜而避之賢者之守身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安於所遇而要諸禮義者聖人之體道也昧昧焉挾其才以趨惴焉惟恐其失

之終以喪其守而已其於守也喪焉於道也
何有
鄉愿同流合汙雖不弒君亦不死節故賊德
寵辱不驚君子不直曰以道御之也廣大之度
物亦不能動之小人得志則如狂器小焉耳
矣
君子不辭乎福而能知足也不去乎利而能知
義也故隨寓而安有天下而不與也其道至
矣乎
五行生剋之說始而讖緯託經求信其術終而

儒者援緯以附於經此天下之惑固蔽而不可解矣

古人之學先以義理養其心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是也復以禮樂養其體聲音養耳彩色養目舞蹈養血脉威儀養動作是也内外交養德性乃成由是動合天則而與道爲一矣

今人外無所養而氣之粗鄙者多内無所養而心之和順者寡無怪乎聖賢之不多見矣

未有不通明造化物理而可以治人者未有不公溥用賢而可以作宰相者

人主用賢要之在圖治君子爲學要之在具夫
濟世之資而已不然雖言語文辭與典謨雅
頌相匹要爲馳騖於末終不足以繫天下安
危之輕重
人知道然後可以論誠行義然後可以論命
離氣無性氣外有本然之性諸儒擬議之過也
正道湮塞邪說横行多由於在上之勢致之漢
光武好圖讖故當時諂佞之流順風趣附遂
使道之所妄强以爲眞命之所無的以爲有
鄭興賈逵以共同貴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

爽[illegible]平貴賤窮通之際守義求道堅而不回者幾何人哉中人小生懾於恃威孰能違之而況寡超明之鑒者乎卒使天下後世詭聖不經姦政壞俗厥誰之咎哉

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惡是故性出於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

程子曰待人有道不疑而已孔子猶欲以先覺爲賢然則不疑未能盡耶曰不疑足矣覺而疑之與逆詐億不信均一損德也覺而反已以弭外侵乃得之疑則益其怨況自爲心害

乎

君子成人之美天道也故光大正直小人壞人之善鬼道也故陰險讒邪

迂儒强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機皆不堪委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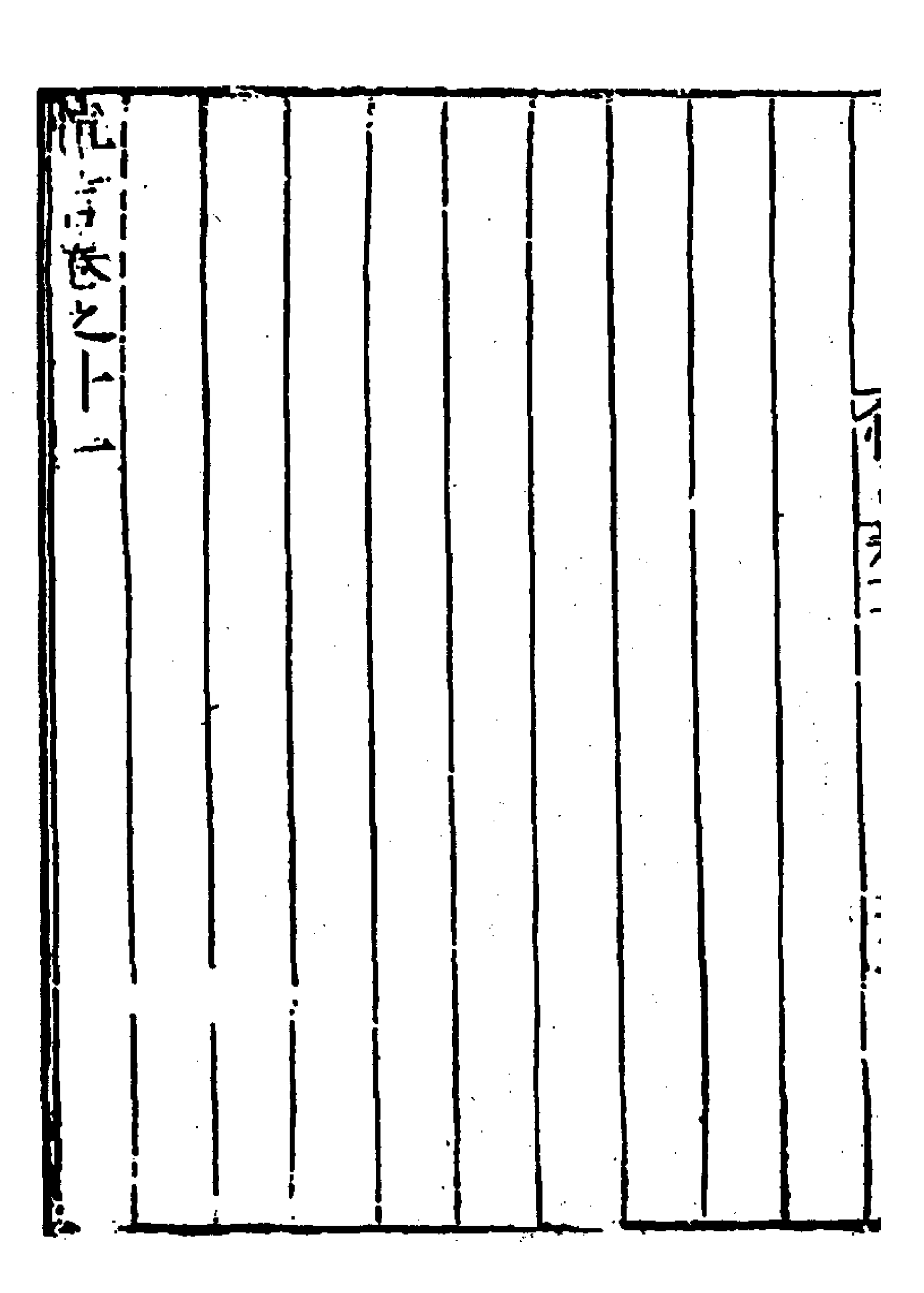
探察意外者蔽生之端虛朗自照者明出之度

聖人酌時審義自命出處餘人則隨世各安其所逢外誘之厄不炤者多矣

誠以當大任義以御萬事無欲以淸心志宰相之職盡矣

不宜截然道而守塗以求通其說之成一而不皆惑於道而愈亂以求辨其蔽於私心乎此二心者學道之大病也雖然去其偏倚則私心可化學至於成心則習識堅固不化雖學而不舍雖賢者猶不能辯其惑而況愚不肖之無識乎故習識害道

非吾性分所有皆外物也君子尊德性故得喪重乎內重乎內則善日長小人溺情欲故得喪重乎外重乎外則惡日長是故觀人者觀其所重而君子小人可知矣


之十一

# 愼言卷之十三

門生犍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學校

## 文王篇　凡十八章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何以文爲王子曰夫文也者道之器實之華也六經之所陳者皆實行之著無非道之所寓矣故無文則不足以昭示來世而聖蘊莫之睹尚書政也易神也詩性情也春秋法也禮教也聖人之蘊不於斯可睹乎是故學於六經而能行之則

爲實反而能言之則爲華斯於聖蘊幾矣是文也者道也非徒言也此仲尼之慕於文王者也

洪範經世之大法也五行者六府之義也其訓民之生不可已者乎謂之行者流通而爲世用也此汩陳焉生無所賴矣大法安所應乎故五行修治於地平之時而九疇以錫禹焉謂之天者神之也五行舉其體用示民用也非五行家之說也五事示人君當修德也八政國有所事示當舉也五紀示民時當授也

皇極君當建極為民之則也三德示君當以經權默運也稽疑神道設教也其所由來遠矣庶徵示君德當驗之天也五福六極示民之休戚由君政之臧否也嗟乎由是舉之治世之要其備矣乎五行利民八疇之本言民用足而後政可興也首之者其箕子之心乎通貫諸疇傳以休咎漢儒邪誣之論乎後儒信之習染之深乎吾為箕子嗟嗟焉

變質成性觀書之遜學善善惡惡觀詩之無邪禮嚴而法恕觀春秋之公安天地遂人物觀

禮之敬妙感應成變化觀易之神神也者學
之極致也夫
家宰以九式之職論王之用度非有制也用以
養人主之心
河出圖洛出書羲皇因之以畫卦若曰本於天
地之神理也西狩獲麟孔子絕筆於春秋若
曰符此天地之文明也故圖書者聖人以之
爲始麟者聖人以之爲終洛書以易言
易者聖人教民之書也筮者神其道民信也善
者吉不善凶理自然也苟不善焉筮之何益

勢有所軋時不可爲也時不我與爲之何益謂之利貞貞吉貞凶貞厲微乎深哉决疑而已得乎

或問禮樂曰序也和也舍是不足以成化矣鍾鼓琴瑟干戚羽籥籩豆簠簋玉帛牲醴禮樂之物也待其人者也非本也曰先王禮樂成化之象何如曰大道之隱也久矣子惡乎以見之竊嘗考之矣禮行而志定尊卑上下親踈貴賤各安其常分而不亂諸侯四夷安其職而守疆土其極也陰陽順軌而天地位焉

樂行而情達君臣和於朝卿大夫和於位羣士和於職庶人和於野盜賊姦宄不興而夷狄安於四鄙四時平而萬物亨焉吁此堯舜三王之大物也予惡乎以見之

國風王化之大率也七月培養之深乎二南發越之盛乎周人德之所由遠矣哉小雅西周之典禮也成王周公之盛久矣而不可復也振振乎其民之思乎滌滌乎民之怨不可釋乎幽厲愧於繼述矣大雅西周之紀綱也其三王之極治乎終之以婦人奄人小人焉言

紀綱之所由壞也夫斯人也近君而義惑者也示紀綱之壊自近始也周頌受命之所自乎其道熙熙其德穆穆其功丕丕其化蕩蕩仰之而愈高也遠之而愈親也其文武之聖澤乎商之德業悠悠大哉成湯聖智武丁不慊焉雖遇五伯之專七雄之横不能乘其弱也其一代之全盛乎魯僭王頌且僭樂焉伯禽之荒也宜若可刊矣其要仲尼之義乎六經之道仲尼刪述焉博而有要閎而愈精施之天下中庸廣遠萬世不可易也禮云而記

作說者曰漢儒駁集不可據信是則然矣要善用之亦不害其爲學也非子贛之問我也不知仲尼之祭之無容也非賓牟賈之問我也不知武王之武遲且久也

古之樂也朴今之樂也文古之樂也淡今之樂也淫日趨於變然也咏嘆淫液大武已悦之矣鄭衛安得而不繁乎天魔羽衣安得而不靡嫚乎堯舜之不能蕢桴土鼓即三代之不能咸韶也後世之樂宜乎日下雖然聖有作者可以反之節淫生乎焦殺本人心安静之

氣調之以中和之律亦可以和神祇衎幽明
矣
樂也者存乎道者也抑揚節奏之妙存乎聰明
而爲之也安靜和暢之體存乎實德而象之
一也兩階之干羽前徒之倒戈揖遜之雍容騶
伐之猛厲不俟觀乎韶武而知之矣故道之
所由行而樂之所由成也
春秋書災異而不言事應聖人之微其辭乎曰
據時書事可以見物理之變爾談災應則多
誣聖人不誣人孰謂其辭之微

或問禮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從母爲絶屬族父之妻當從族父之際會乎王子曰禮非是之謂也謂小宗五世之内言之也其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本宗九族之屬論也蓋異姓之女來嫁我者其在彼黨豈無親屬尊卑之別乎使從其外之親則法亂而名乖非道也是故皆從吾之族而理之其際會在父道者皆母名也在子道者皆婦名也異姓之親皆准之由是觀之宗法之理内

者不亦斬然乎六世親盡在族父無服矣其
際會之名如甫姓一間耳不得以疏屬奪母
骨肉之親也從母之服安可以際會掩之
母黨不二服重所自出也爲繼母黨袒免以喪
之可也爲前母之黨亦如之義不可已也母
出猶爲其黨服以母子無絶道也
繼母持父服終去隨親子比之繼母嫁何如曰
嫁則義絶去就親子亦人情也况持父服既
終於夫無絶道其繼子安得以絶待之乎曰
何以服曰生子以嫁母期繼子以如母三年

可也曰何以葬曰先夫義絶穴不得同也反
而附於後夫禮也親子必欲配父是干禮犯
義自汙其親者也

易書詩儀禮春秋論語聖人之純也萬世人道
之衡準乎孟子荀子持仲尼之論明仁義者
也孟之言也閎大高明其究也近聖荀之言
也蕪衍無緒其究也離詭關洛之學似孟子
程伯子淳粹高明從容於道其論得聖人之
中正上也閩越之學篤信先哲美矣而泛探
博取詮擇未真要之俯有可議次也

堯以二女妻舜違禮乎聖人何安之王子曰鴻荒之世猶夫禽獸也唐虞之際男女有別而禮制尚濶也故人五世之外許婚周人娶姊而姪娣往媵以今觀之犯禮傷教甚矣當時聖人不以爲非安於時制之常故爾是故男女之道在古尚疎于今爲密禮緣仁義以漸而美者也以是望於堯舜者謂之不知時

作樂者才識聰明則無節奏之亂心性和平則無聲調之戾韶武之所以盡美由此道也故七音和調節奏中度者在人不在樂在聲不

在許

慎言卷之十二

愼言卷之十三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 魯兩生篇凡二十八章

魯兩生不行何如王子曰其志高其見迂曰何謂也曰漢承秦敝禮樂崩委非其時也叔孫生瓆瓆希世非其人也拒而不與孰如其高禮樂者齊世之具我制之民化之通百王而不易者也一日缺禮樂則民不肖之心生不肖之心生弑父與君無不爲也故有國者不可

遲而俟者也必積德百年而後興則聖人之
没也久矣不亦迂乎哉
正蒙横渠之實學也致知本於精思力行本於
守禮精思故達天而不疑守禮故知化而有
漸
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
中顔子問爲邦孔子告以四代禮樂門人未
嘗有告之者此所謂惟我與爾有是夫也
孔子微服過宋素患難行乎患難也人不可測
權吾身吾道之輕重爾故微服天之意夫子

則知之故曰桓魋其如予何

抑爲而諫全君臣之義前徒倒戈者不害其爲弔民伐罪之師象喜亦喜樂兄弟之天罪人斯得者不失其爲赤舄几几之德是故伯夷大舜常道也武王周公變也義有輕重聖人取其義之大者以爲天下安故武王周公亦不害其常焉孟子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天一國之主臣下可得而易置之義之重在社稷爾

文王事商武王伐紂其心 若是班乎王子曰君

臣之際要諸義聖人之心要之安無所逃而樂天者安於義者也起而弔伐以康世者義之變例也變則駭於常也焉得安由是而安非人之本心也是安與否文武之所由判也德之所以至者在是乎善之所未盡者在是乎烏得而班諸曰天與之人歸之文王於斯時也亦豈得而辭曰吾不爲天孰與乎吾不行人孰歸乎商之子孫千億天盡絕之耶微子箕子非聖賢之才耶殷墟之民豈盡頑耶故君之義云爾斯文王之心也是故竊負而

逃三讓而逃扣馬諫伐以服事殷者吾則服其道而敬其心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吾則嘉其功而取其志曰其道一者吾未之知也

周公負扆以天下之重在己也二叔以殷叛危國義當誅也東征自當其難恐他人非心也亦非力也制禮作樂求太平也歸政而猶留之不以天下爲無事慎終也武王成王之際非公焉周之業岌岌乎不可爲矣

管仲五伯之盛者也以救世言孔子不得不與

其功以學道言孟子不得不鄙其志
伯姬適宋而三國往媵春秋譏之猶夫國君也
管仲三歸甚矣內嬖六女姑姊妹不嫁桓也
誰爲正之書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信哉
孔明出師祁山拔衆而歸不忍赤子被忠義之
禍也江黃遠不能庇齊桓貪而受之二國之
滅桓致之也焉得仁
乘其機者易爲功機無可乘雖聖人且難之季
孫叔孫之強權力自由非孟氏之班也仲由
倡隳都之議孟爲三家強幹弱枝之謀不獨

計公室云爾南蒯侯犯負固以叛此乘其所惡而惡之故郈費不言而隳公斂處父方藉強固以敵陽虎而孟孫以為功矣安得信而從之魯雖致兵且奈何哉郕之弗隳機不由也

或問嚴君平龐德公鄭子眞蘇雲卿隱者乎曰眞隱也何名聞於世曰行成矣足以及物矣身雖遜避聞烏得辭王孫仲郭林宗何如曰霸也恥其子之鄙泰也交於晉申心或未之忘者與

或言許仲平仕元非義也然乎曰吾聞之君子云忘君事讐非義也以夷變夏非道也仲平有一於是乎世為金人長於元域久矣隔絕于宋也無君臣之分矣守孔孟之道崇程朱之學中原倫義賴之不墜厥功偉哉不能盡變其俗者勢不能也非心也一髮千鈞之力非可以成敗論者謂之非義可乎且夫元主中國皆其臣也逝而不為用得乎哉不能遁而死於義何居薇於大道之襯也已仲尼聖者也於道為至不沮抑於子西仲尼其變荊

楚乎仲尹之出處可以勸矣吳幼淸宋貢士
也國亡而仕元不於故君之義有乖乎貧而
不之非何哉
古之大臣有國不有己人之論己也則曰彼心
之爲國也於我奚讐是與非不計焉斯人之
果賢亦因其才而用之語曰其心休休俾我
子孫黎民其斯人與范文正之再用呂相以
天下之議己也取其悔過可矣休休之臣要
亦終有愧焉者
方遜學忠之過者與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

殉國一也從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至於覆宗義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輕重失宜聖人豈爲之文山國亡被執數年而後就死人孰非之哉

狄梁公事周何如曰犯義君臣之義間不容髮非可待者也曰返中宗非功乎曰幸也使廬陵未復而公死武曌不改以狂圖公將爲唐臣乎哉

溫公變熈寧之法何如曰惡其人並疾其法亦甚矣介甫固執者也法豈無可取者乎顧後

以便江南保甲以省兵費經義以崇經學存之以益治可也因之以明至公亦可也識不達其幾卒使紹聖以爲口實惜哉

白圭治生之術然乎曰趁時射利丹也貨之徒也治生者養生也非富其貨者也顔子負郭之田十畝郊外之田三十畝曰回可以自給矣此治生者也趁時射利丹也貨之徒也

申鳴趙苞徐庶敵執其親同也而處之異何如曰白公國賊鳴主兵者義不得周於親也庶周旋玄德非迫大難可以去而全母也鮮畢

寇鈔非爭城危主之敵也苟遽進戰何居緩戰以圖生其毋可也

沈約人倫師表史氏之妄言也袖中之詔其篡賊之尤乎君臣人道之大倫利己而禍主表乎賊乎涕泣於文惠之婢其良心之發乎懷情不露雖衍亦疑之矣惜乎丁公之誅不加也

蹇夏二楊諸公何如曰法語有之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不可無君臣之義

子齋慤何如曰子獨不見楚人執宋襄宋人立

曰夷乎楚謂宋人曰不與而國乃殺而君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曰不幾於棄襄公乎曰時也社稷爲重君爲輕國有政不可一日弗攝豈君以攝之大計也可以與權矣曰目夷終不取之何如曰斯人也非秉時徼利者賢矣惜乎肅愍之不遇目夷也命矣夫

或問周文襄曰濟務達變南服之紀焉計儲而民思之不置何也曰弘羊權利劉晏通商皆取無入有以民益國者民不與怨足矣公也

以稅之贏餘充民之他賦上杜科擾之害下享安業之樂民烏乎不悅之及稽羨餘之刻也括而歸之官民之他賦自供也又烏乎不思之

或問薛文清曰潛心聖賢急於踐履純儒也讀書錄何如曰信者之循轍也闡所未發者鮮矣

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峰曰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充之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彝正充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

歐陽永叔欲自擬韓子故以韓擬孟子崇乎孔孟志在天下後世先自治而治人者也退之悠悠戲弄然乎謂佛骨表近之茲諫官之疏爾謂原道近之茲文字之偶合爾可以槩之哉是故論人者當本之實學擬人者當覈於素履

驪姬譖太子申生知之乎曰謀久國人已危之太子烏乎不知士蔿狐突欲其逃矣衰之偏玦之鈌示之以不全矣太子亦曰蝎諸焉避

之太子惡乎不知曰知之何及於殆曰夫智之爲用也擶物裁變酌中成德雖大難可圖也吾聞之寡智而專於仁則不忍爲溺愛不違爲阿順執義爲小廉守諒爲㒷信大忠遠圖則進貳而不次太子之謂也安不及於殆讓以悅親之心逃以成親之慈遠以紓巳之危泰伯之全德也太子惡足以知之遁也全父子之親孰與守死而陷父於滅子之不仁生而明之恐傷其心孰與死而彰其愛內之惡君子曰太子恭也恭而愚

錫曰孫儀葬其子備之祀儀何如乎子曰猶未也莊周飴鳥鳶之食則過然矣夫生已不送矣葬之備不備何益聖人豈無周之心哉而必盡其禮者治世之道也故禮所以約其仁也約其義也約其忠與孝也忠孝仁義所以約天下之心也是故仁孝之俗成則人惻怛而不遺其親忠義之俗成則人激烈而不志其君由之萬物樂天而生正命而死聖人之道術不亦神乎惡乎過於禮者風俗之敝僭侈之所賊也治其太甚可也矯之而滅禮是

惡𩦺而刖指不亦傷乎哉故聖人儉不棄禮

慎言卷之十三